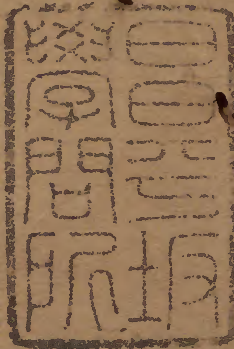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傳六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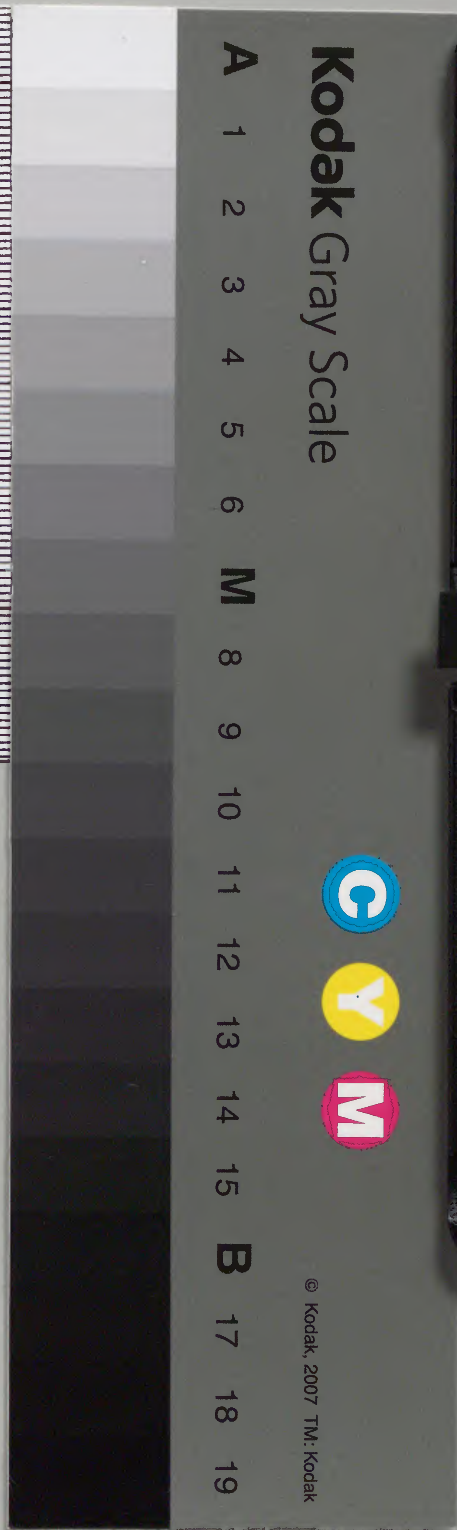
六



漢書門			
類	三	五	五
號	九	九	九
函	五	五	五
架	七	七	七
冊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五九三
類	三
冊	一
架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3
冊數	12(6)
函號	280 4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臣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晉書卷九十五

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首不容德偽吏部

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

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積射將軍

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

略伯公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
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為主簿厚遇
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為梁
州啓禱崇祖為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
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
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
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
主劉珍之背道歸降祖隆士衆阻敗崇祖阻死
近數十年後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

崇祖仍為虜荆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
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為質
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隣安者之女故虜信之
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
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叔為朐山戍主送
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
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
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偽國城都將東徐州刺
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龍表

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
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
此歲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勿遣誑之今
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一人情駭不可斂
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
人巴得破虜須成軍速往相助遂退船中人果
言一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言羸弱人島令其持
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
崇祖呼謂曰淮北士民方屈胡虜南向之心

百人以三三為一治並
淮北州郡皆欲在

北邊言姓所信一朝肅
爭功何立名位尚輕

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
近明帝以為輔國

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
守亡命司馬從之謀

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等欲剋復淮北時

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

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勳退可絕

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

百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

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
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宗
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
大敗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九年行徐
州事徙戍龍沮在胸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
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
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
苦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
樂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吳兩十餘日虜

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
將軍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
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
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
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是慮
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勸數百人將
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
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
節督兗青冀二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

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未
識運命必出田勳其蟻衆以送劉昶爲弊賊之所
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從爲使持節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
秦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
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
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
城旣廣闊非水不固必欲偃肥水却法地爲二面
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

士六丁完盛以取事大難守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
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備積
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
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堰及槽
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路四守
郭郭短短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
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
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
城圍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

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日然沈
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小堰南
分軍果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召輿上
城手自轉式至日曠時決小史壞水勢奔下虜
攻城之衆漂墜數千馬溺死數千人亦皆退
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廷咸不
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登至上
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怕自
擬韓曰今遣使以進爲都督執平西將軍增

封爲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
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
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
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
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
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
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
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護千
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

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
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陂田世祖即位徵
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
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
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
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
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
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
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

不實銜之太祖崩庶慮崇祖為異便令內轉未明
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
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夫之用大運光啓頻
煩升擢溪壑靡厭恐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
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導養庶或悛革
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
窺窬非覲構扇邊圉互為表裏寧朔將軍孫景
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
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
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陂田世祖即位徵
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
仍遷五兵尚書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
世祖在東宮世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
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
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
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
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

不實銜之太祖崩庶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未明
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
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夫之用大運光啓頻
煩并擢溪壑靡厭恐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
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導養庶或悛革
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
窺窬非覲構扇邊圉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
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
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馬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
名鄙改焉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
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
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為曲
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為郡馬隊副轉隊主
稍官寧蠻府行參軍步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
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
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

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
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
自山見寵為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秦始初
梁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軍中兵領軍
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
郡寧朔為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立護為宗
地土斷敬兒家屬無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
年許安都子相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
州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

守劉懷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
軍如故南陽騷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遣
使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
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首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城
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
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
搗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
稱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降休範喜召至輦

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
奪取休範隨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
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依旣輕不欲便使爲
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勸太祖曰沈攸
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
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
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立梁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口沔口敬兒乘

守劉懷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為順陽太守將
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為南陽太守遭母
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為之備乃起敬
兒為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首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
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
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
搗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
稱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降休範喜召至舉

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曰敬兒敬兒
奪取休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
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依既輕不欲便使為
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
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
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為持
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兼荊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治沔口敬兒乘

解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一小吏沒艫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倪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為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倉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鎧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傾攸之下當龍襄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

侍衛衛存契門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
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
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
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賊迫時難相引求
全天道於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
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
親過夙春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
之日吾孫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
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

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
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
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
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
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
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
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其
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
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

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
膏腴人位竝居時均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
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
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群公
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
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
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
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
爲喻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

古比山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日廿余毒
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望
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扼心行
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
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
膺痛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
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
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莫嘗不諫足下諫諍
不謂謂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日大甲還位伊

不日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
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
主五命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
盡盡之以此公猶禮處之當温疆盛誰能相抗尚
畏明正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
霍光名焉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
事本心於善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
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
無不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
之目而卿大收宮奴劫奪天藏器械金匱亦充

瑞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
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漢王
謝陶度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
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豈城父居
一京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覆猜忌
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竟類猶
可推心共覲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畏
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二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
懷貪憚而有賊宋之心吾意毋捐申包之節邪聞
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
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
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
既訖忍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
盡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書款吾聞前朝

交不出... 節於留心因告別於

千載攸筆增歎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
下耳自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為必
尤及太祖出嶼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以明書
交道不終為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
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一不擇
官而官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
朝復蒙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及及與足
下斂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
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

馮祐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能間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曰休顯
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齊邦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教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
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法以白刃
以相任保恃主手教今封送相示豈不異以威念
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
含禍諷前遣王忠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其
詳衷否虚心小大必以先輸明張雍州遷代之

日將欲誰擬本是連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
素君子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
竟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蠢動
兼民遺水患敕令足不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
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忠虛達事之相接怕必
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諫之襟動則
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言等盟
義有厲以篤終吾止附遠白申聲情本契於遠

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言邪元徽
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
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
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意足下所允
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郡王寧為失禮且京和
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豈可寂
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
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歲

器械金寶必在私室以若虛設市虎亦可不
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
所耿介甲杖之授言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
勲經定主而可得出八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
應言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
卿合意言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
事立而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出必馬折膠受
柱在體非愧表梁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
東府來言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入戾乃如是

乎衣黎劉東受渴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
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
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
澤遠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
甚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
責足下自出以此見貽邪比蹤袁叔論吾
則可行過大蹠無方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
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北之曰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
自若節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
錢而斷割候迎罔幾宗子驅略士馬志以西上郢
中所遺示然少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
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
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剝商賂所聚前後
其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
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
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一
唐紀八十一
唐憲宗以朝廷為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
塵為人巨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
定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
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
定其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
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為私財此皆遠邇共聞
憲宗視聽主上睿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執
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
此可數不朝如此誰應受請反以見呵非所反

以關象館長戟以指魏關不亦為

憲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真子元琰獲免虎
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嗾
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六乎遂喜
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足下憂之收之
真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
中力授因以為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
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為都督給鼓吹一
部收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

隋城外驚嘆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
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攻
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
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
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
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
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
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忠節不宜遷
動敬兒曰太傅足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記不

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
之甚厚恭見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曰本名
借見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旣斬沈攸之使報
德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
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
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葦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
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右司奉
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
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

和出身為孝武妻北行佐有世名廢讀書史常
誣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
為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為撫
軍司馬出為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二年徵
世公兒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
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置一屏人學揖讓答對空
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
侍甲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
元徽中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

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
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請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既
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
然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
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
廟為妾乙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鼓吹蓋便奏之初妾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
厚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卒前妻而納之尚氏

初出身為孝武宴北行佐有世名廢讀書史常
証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
為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為撫
軍司馬出為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二年徵
為兒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
儀聞當內遷乃於密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
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
侍甲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
元徽中遷敬兒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

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
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請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既
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
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
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
廟為妾乙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妾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
厚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卒前妻而納之尚氏

宿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竟不復外出乃迎家
 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門敬兒心疑及垣
 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
 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
 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
 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
 永明元年勅朝臣華林關齋於坐收敬兒敬
 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也敬兒而泣敬兒脫冠
 召殺也云物我日次之詔曰敬兒

茲邊裔昏迷不脩屬但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
 力拔迹行伍超改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
 往莅本州久包異志在昔合弘庶能懲革位班
 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
 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
 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因心義所感本
 質可移頃者已來覺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
 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
 惑妄設徵祥潛圖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

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及事不可容大道禍淫逆謀
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壘備親姦計信驛
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
特旨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
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解艦船流至御坐前
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
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千騎走入蠻中收捕
不得後自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
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
朝敬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
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閒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擇淮部立勳豫牧
敬兒莅維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與師旅莫大
藏弓同歸異緒

列傳第六

南齊書三十五

齊書卷之七
三十三
賴原即大世 疑

齊書第七

齊書三十六

臣

子顯

撰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
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
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
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
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

左右與言討寂之同敝死景和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坐提刀入殿啟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初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為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圍堽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

漢朝請出

陽令敬

則初出都陸

山一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

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

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當嘗改葬

爾船須更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

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

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

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

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

誓還神十生人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
劫百姓悅之遷貞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
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
道慶乘舸船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
舟艦事寧帶南泰山人守右俠轂主轉越騎
校尉安城三軍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
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汁
領府夜著青衣扶匍道路為太祖聽察蒼梧去
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既而楊

王夫等居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王夫將首投敬
則敬則為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詐不開門敬
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
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以服出敬
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遂敬則慮
人覘見以刀環塞空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
靈寶窺自穴視乘馬在外竊謂說人曰今若不
開內領車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見太祖入
殿明巨二貴集說敬則被白刃在床而跳躍曰

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身外散
騎常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海一守增封
為千二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一事起進
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太粲起兵夕
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
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
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加
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
東鄉侯三百七十戶齊臺建
出軍太祖
元遷為
封為二
相發盡平
相應戒

得受禮材官為易太極殿柱礎帝欲避去
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出宮內敬則為
迎帝啓歷夏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
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南兗交徐青冀五州軍事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
尋家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
悉敬則恐委鎮遠都百姓皆驚為散奔走上以其
勢重不問以為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

騎宿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甚舊多剽掠有下
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捨遺
郡無劫盜又鈇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
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
恐為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
屠肉枿歎曰天興嘗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
作也當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為府三年以
改葬上公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
寺中無官將軍太祖嘗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

寺尋遷為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
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
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
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晉陵王子良啓曰伏尋
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
臣始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
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
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

微杼勤苦四載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
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負大以兩代
一困於所買鞭捶質數系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
糶唐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
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
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
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以明蕪湖源世散官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

高游言軍用殿

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費

賣妻兒以充此限

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通

夕收上事絕臣登

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

課三分逋一明知

足擾民實自敝國愚謂

丁一條宜還復舊

仕所逋郵優量原除凡應

錢不限大小仍令

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

是軍國所須者聽

隨價准直不必其應送

公不虧其用在私

負荷其邊音晉民初遷

豈創絹布所直十

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

宋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錢九百漸及元嘉物價以轉賤私貨則宋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立欲優民必為降落令人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以所送猶依舊制昔為刻上悉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溺莫過此時和衣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一其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國實賴三河代所同入一察石豈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

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以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貨不殷國則不自下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一輩其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矣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臣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可聞敬則曰是臣恐意臣知何物料法見有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列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 明年遷侍中
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 府儀同三司
儉既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 為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 州之汝南二
都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四... 府如故進號
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 祖崩遺詔改
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故... 正昌元年出敬
則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
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 王立進位太

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 危拱傍邊略
不嘗坐接士庶皆吳語而敬勤... 悉初為散騎
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貲外郎... 長耀北使還
敬則問我管種楊柳樹今若大... 長耀曰虜中
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 座賦詩敬則
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 此何言敬則
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 耳那得今日
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 州郡令省事
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 位進大司馬

增邑千戶使拜授日兩大其連
教則文武皆
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
拜丹陽吳興
時亦然教則大悅曰我宿命
雨乃列羽儀
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
猶不目得吐舌又
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教則
日以客尚武舊臣心
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內
相疑惟備數訪問教
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
且以居口內地故得
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
仗五百人行武進
陵教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
士知之遣教則世

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
彈琴當時新絕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人衣
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
歌曰常歎負情儂
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求泰
元年帝疾屢經危
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
太守置兵佐密防
敬則內外傳言嘗有見
亂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諸子
怖懼第五子幼隆
遣正負將軍徐嶽密以情告
徐州行事謝朓為
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
嶽馳啓之敬則城

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
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
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
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
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
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閣丁
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且召山陰
令主詢臺侍御史鍾 願敬則橫刀跂坐問
等發丁可得幾人 丁見有幾錢物詢荅

卒不可止

類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

出斬之

林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

惟此事不可悔官 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

子我作事何關汝 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

臺騰徐嶽列 若 敬則稟實凶猾本謝人綱

直以宋季多 如 必有精力之用驅裝人所至遂

升榮顯皇運 政 預聞未議功非匡國賞實

覆主爵冠執珪 貞 衣衾故以風雅作刺縉紳

側目而溪谷易 乃 衆難改信心內駭醜辭外

布永明之朝履霜者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各示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迺嫌迹愈與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差淵藪茲契潛通將謀竊發眇即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豈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天辟所加其又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負外世雄記室參軍字哲太

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世守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為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密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

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
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舊將舉事百姓擔
篙荷鍤隨逐之十餘万众至晉陵南沙人范脩
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
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
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
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
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
敬則索馬得上不得上興盛軍客素文曠斬之

傳首是時上疾口無言敬則令右卒東赴朝廷震懼

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
失火謂敬則至急壯衣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

檀公三十六策走且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

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

湘陰縣男胡松沙咀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

也又贈公上延孫世射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字季武世為張氏南軍幢

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太始初以軍立謀徐州
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叔於參軍貢外
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為顯義
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韓太祖討桂陽
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
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
當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
率司空參軍左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進
入承明門屯東堂吳昌中恐勸得顯達乃至隋定

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斃
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
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
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
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
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
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
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

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
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
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
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
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
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
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
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
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
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
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
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
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
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
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
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
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

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
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
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
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
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
將吏聲將出獵夜住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
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
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
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相天生自稱栢玄宗
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
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
葉雍司衆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
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啓擊殺其副
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
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

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大生復出政舞陰殷公
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萃城平民曰土三城賊
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
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
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
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
不及汝此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
王敬則諸兒竝精習牛麗服飾當世决牛爾陳
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
達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
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
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
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
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
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
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

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大生復出政舞陰殷公
 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萃城平民曰土三城賊
 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
 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
 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
 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
 不及汝此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

王敬則諸兒竝

早牛麗服飾當世央牛爾陳

世子青王三郎

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

達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
 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
 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
 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
 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
 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
 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為聲勢上欲悉

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
 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
 朽故道守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
 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
 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
 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未
 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
 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
 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

漢書以區夏但多難南夷因化略漢治典師擾

聚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北異戎夷知義
 懷我好音而凶醜剽殺專事殘虐一扇異類蟻
 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
 驚三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麻而臣禹迹在
 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
 亮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今守一嶽因茲大
 亮信中大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無以羣帥中外
 奉嚴加顯達使持節回襄陽永元二年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山鄉塢馬圈
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斃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口官軍競取
城中緇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建軍主莊丘
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
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
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
左軍將張干

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字元景著於縑屬

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岷奏色顯達官朝
議優詔谷二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如即入關
有時虧喪沈公規謨肅舉期寄聚深見可知難
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朝土雖執憲有常非
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來降號又不許可以顯
達一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金城行節本
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暹先帝命帝慮
顯達為變

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山鄉塢馬圈
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斃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口官軍競取
城中緇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建軍主莊丘
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
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
布幔盛顯達數人檐之運道從分磧山出均水

三軍緣道奔

死者三萬餘人

左軍將張干

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亦不為虜所著於纒虜

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岷奏色顯達官朝
議優詔谷二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即入關
有時虧喪沈公規謨肅舉期寄業深見可知難
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朝土雖執憲有常非
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可以顯
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金城行節本
官如故初三散州事起始安王暹先帝命帝慮
顯達為變不許暹遠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

怖及梁民皆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其官

領一軍南入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相殺

戮之先帝嘗謂等皆死傳聞當遣兵龍之州顯

達而作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志司馬

徐元壽與朝貢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

觀其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

從已定此基業末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箕洪

嗣而能收三河靜塵海陵頓孤負荷明

帝央

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曲六閨闈皇陛為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

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

而至故乃牲噬之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

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

之苦諒不足談涓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三座

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

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

朝明忽招陵上之罰何方古之傷哉遂使紫臺

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
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
人同怨乾象變錯徃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目
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
以爲姦倖况事隆於徃怪豐倍於前虐此而未
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
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
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
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徃

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
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遺誠言
以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
明分見迎合摠勤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
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
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荆郢行
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食風橫戈待節關畿蕃
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
文神武橫於七代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

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
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
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
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
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
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
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
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
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

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
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
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
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軍均王火謂顯達猶在旣
而奔歸赴救也城南宮掖大駭閉閉守備顯達
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
大勝于然數人始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從烏接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
斬之於籬側血洒滿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
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
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
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
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
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管等禮
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
手扞頭人思自免元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

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螫賊
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三虧
河充陳挫襄樊

列傳第七

南齊書二十六

鳴笳細錫疑

列傳第八

南齊書

臣

子顯

撰

劉懷珍

李安民

王文載

第五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後也祖昶

宗武帝平齊以為青州治中至貞外常侍伯父

羣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羣伯

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

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聲

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京揚

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懷

珍曰寡人怪問焉懷珍曰

昔國子丘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遠

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

以應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兼田曹行參軍尋除

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為義恭大司馬參

軍將軍懷珍上州舊姓門附設之頃啓上明

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其豪家私附

得數千人士人怨心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

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授孝武遣

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虜

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初虜廣晉

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答曰邊維須未

可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

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

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寧東

亮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偽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蚪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蚪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屯壽陽又遣王敬則破賊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遂

在國壽春長羅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也

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步二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充巴沒張永沛散之於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蒞淮救永等而官軍為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救懷珍權鎮山陽先

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僧暲遣將於
王城築冢以逼沈文秀漸壁未立爲文秀所破
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
百騎步卒二千人泐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暲已
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恐懼或欲且保
郁州懷珍謂血衣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
外援察其徒當黑何能必就左社齊士庶見於民
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
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

以行濱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

命焚燒鄆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
守劉桃根領數十人成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
水衆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
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間精銳掩其不
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泉
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燒城劫留高麗獻使懷
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
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

頃請降懷珍乃還其秋虜遂侵圍歷城梁鄒
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韋
亮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
遣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侯景四白戶
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授寧
朔將軍言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
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為荊州仍徙石軍司馬遷
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張珍曰卿生

忠謹平所葬賴在汝與年少共事之
景素而乃往但一能接物頗亦隨事即每時之
懷珍奉旨帝氣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京
素佐才進自所寄今徵卿參一從直會帝崩乃
為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之疑桂
陽王休範中書舍人追登宣旨以懷珍為冠軍
將軍懷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前使
發若然為寇必請奉往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
迫固請不就乃除封侯部領虎賁中郎將軍

大中二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為使統
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
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二靈赴鎮兵赴
京師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收之在荆楚
朝議疑惑懷珍遣之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
世祖升陳計策及收之起兵衆謂當於流直下
懷珍詣頭僚佐曰收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
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
靈哲領馬步數十人衛京師收之遣使許天保

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
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
之圓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
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
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
徐二州增邑為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為舍人懷
珍為直閣相遇曰嘗懷珍後還青州上有白鵝
焉嘗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執一白匹駒
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別君

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若司量堂堂寧
應負人此綰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為都
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元代
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
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嘗有異是矣
經日而疑論不止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
追送是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
之上有素必不應爾知其其鄉王故遣神行非徒
備新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左司馬建

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雷城侯
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領軍
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為壽春勢援虜遂乃還
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其冬虜寇胸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
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寧寧解安北持節四
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
卒年六十二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

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
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
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
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
射言祈禱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
兄子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
懷珍卒當葬裴則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
未可知裴則靈哲弟上明廷義之靈哲頃產私讀

及景煥靈哲不能得世祖哀之念北

虜王虜主送以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

歷護軍長史東山郎諮議領山直兵出為寧朔

將軍已西梓潼上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陰

百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人也祖嶽衛軍參軍父益之

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

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祖初逆使安民領軍

降義師叔建威將軍補魯爽左宣武安民

通還京師除領三行參軍遷左衛中將軍大
明中虜侵徐充以安民為建威府司馬無監令
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整賊首安王子勳
及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三司
徒城局參軍擊精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拔除積
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為賊所逼安
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之嶺與興世偽軍主
沈仲王張引軍自績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
賊之又擊鵠尾江成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

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
大驚曰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
貧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
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
臣承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
三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績口
守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
三戰還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敕
留寧朔戍用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

領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偏長社公連營
 太守寇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勰擊退之虜荆亭
 成三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
 亭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
 行南兖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事明帝以
 為疑徙安民為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
 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竝
 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

守事又請授授不允還除越騎校尉復為寧朔

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
 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條亂
 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遠至夏口元微
 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我陽太守假節
 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
 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
 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左將軍加
 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黃回游擊將軍

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眾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

局參軍王迥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

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

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

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

平

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

安民為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

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

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

盩厔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

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邑

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道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泚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

元初聚黨六合山皆號自云垂手過秦州

不能擄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

父寧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
薨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
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
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撫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
義衆數萬柴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
雲集安民可長繼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
邊虜急兵攻撫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
詔加侍中世祖即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侍宴嘗

言允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
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子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
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賜錢十萬布百匹吳
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
必頌祀以軼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等履
上禱事又於聽上八關所齋儀而牛死於廟側令
呼爲李公牛豕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詔曰安
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數

改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三懷贈鎮東
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諡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偽北地太守父

蕤東莞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宗征

參軍泰始初為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壹

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實

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為徐州刺史

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

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為徐州

徐充二州鍾離太守將軍即將如故遷左

軍仍為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

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

出為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

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

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

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淮號後軍將軍封鄂

懸于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為左

兵尚書鄂縣子如故曾虜勳南兖州刺史王敬

則奔京師上遣文義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

行南兖州事本官如故車寧為光祿大夫員外

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為持節監兖州緣淮諸軍

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六年平時年七十六諡

文載夷雅好文言脩士操在梁益有清績

三川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為黃

門以系輕世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

中如小復道人寢與世祖行之亦嘗曰形名建元元年

世祖還軍永嘉太守謂關跪拜不歡談為

等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宮仍

瞻是尉殺之遺左右口啓上曰父辱子死王瞻

憂過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足計

世祖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克實宋世與瞻泣為

方伯自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

初為隨郡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

帝加寬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

西為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偽太守

劉劭念拔其六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書寬形是
元初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
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為光祿大夫
三年卒

劉劭弟玄邈字彥遠初為驃騎行軍參軍太常
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
和慶正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
以望魏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策
文秀乃令領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校軍南

義比曉文秀迫不復及以
而以為持節曰都

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
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
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塗人三安之玄邈雖許
統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
不恨也且明中太祖引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
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
常侍驃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為持節都督梁南
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兄弟同時為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
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自奴作亂梁部降
白馬成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
自保乃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出必
弱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
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拔身
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召只吾意遇也還為征

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

立祖即立轉口將軍章王太尉司馬出

為冠軍將軍臨川侯秩中二千石還為前軍

司侯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左率永明七年為持

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未

之任轉入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出為持節監徐州軍事北平將

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

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

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歐

虎徐思慮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

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充官
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
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
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
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
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
持節都督南兖充徐青冀五州軍事北平將軍
南兖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
年七十一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盜口江侯司

文和字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

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

取文和獨送三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

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

史沈攸之專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言二愛妻

都益郢城永明中歷青冀兖益四州刺史平北

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

圖故蕃岳阻兵之威州郡觀聲之會此數子皆

宿將舊勳與之類比。居為一伯。年位高下。或為
先輩而薦。誠若側奉。義高里。以此知樂推之非
之。信民心之有歸。文載兄弟門從。世系誠烈。不
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公義。先拉靈塔。

李佐東土謀發。入機王為清政。

簡朕且背同歸。

第九

南齊書百二十八

丘蕭開 子顯 撰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邑人。崔琰七代孫也。

祖諱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

氣。好讀。言史。初州辟主簿。並刺史。劉懷珍於亮

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標曰堯聖人而與雜神
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
之三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
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負親待參豫謀議
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負外正負郎莫
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啓太祖
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寧負應天
命從之轉為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
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

陳政事曰禮社聖者八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
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忘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
莫先道教不但以去其禍革慮儉泰務業令無負
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
之序國儲以之虛糜民力為之凋散能否無章
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
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
各盡其能月供俸薪加充充給若有廢隋遺選

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
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身衣弋綈以五布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
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
以充國用魏武遣少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
衣賜死王景興以洪米見謂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唯碧綃蚊幃二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
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三未嘗不以約

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撲
寢殿則素木卑構簋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筋
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
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深未革宜加甄明
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
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以荒色長遠清編嗜音酣
酒守官不徒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
不疾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云
齊嗟以獄市為寄餘無所三口路溫舒言奏有十

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言廷也。是宜清置廷尉茂
 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繁
 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觀察情欺枉必達
 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大不經靡愧。爾善漢
 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不聚徒講授至數百
 人。故張于二氏。契繫譽。宣山。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決獄無冤。受昌。技奇。槐衣相龍。蟬紫
 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今。史。口。尸族非感。弘庭。鈇
 于訓刑之不措。御此之中。如。詳擇篤。之士使

論

天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可矣。

若

若。若。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
 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
 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
 一十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
 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二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
 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十有餘人。後
 宮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

不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扇
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
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
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
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今行禁
不為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言
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一言如
今司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
矣內罪重可省輕罰丁而赦丙丁天下必有不悅矣

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
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
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
實廩國富民昭堯公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
湯憑分地之結以昧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
而中都足食詎日開以顯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
咸華題鏤龍池宜節佃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
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蕪擅則兵民優贍可以
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

書盡直筆而一不污一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於
者著作之官如心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為體世
無董狐書法必隱行關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
官聽納靡依雖課而朝僚徵訪芻與莫若推舉
質直職思其真大地任干事在言為難當官而
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
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計謀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
職目前之明効也以徵員禹為諫大夫失言先事

夏庚勝在直拘繫出禱諷職伐樹非遐行之即善
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禮殺
寧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
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
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
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
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
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守之屯在
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守之如故仍遷假節督

言冀三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亭上歎曰我方
欲用祖恐不幸可惜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祖
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秦始初為薛安都平
北主簿志業歸國元徽初從太社於新亭拒桂
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涼收之事起助豫章
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為徐州刺史建元初
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盧武鍾離仲文擊
之武遣軍主崔宏伯等過淮攻拔虜荏眉
德山漢陽今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

破荏眉只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

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偽淮陽太守

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嘉碑於抱犢

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此閒起義者

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

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為百姓所

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

贖繩一於上為納受永明元年為太子左率

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
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
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
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糲粥開倉以救鄉里
多獲金粟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靜
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

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
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

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
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
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鄆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
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
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
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
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二
善相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
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善明為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
民病卒仍以善明為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
既降除善明為屯騎校尉出為海陵太守郡境
邊海無樹不善明課民種榆櫟雜菓遂復其利
還為後軍將軍直閣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
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帝每見為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已西
梓潼一郡太守岳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

泣曰善明許諾人多哀善明心事元微初善明
使勸善明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四書紹使
虜賄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
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為輔國將軍西海太守
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
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
果准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
陰壯其所為召與相見引至安成王撫軍參
軍善明悟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善

密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多
人見勸止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長筭今欲
實行起知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
可立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
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
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遣部曲
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梧
宸術善明為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
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

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眾聚
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
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
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
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
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圖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
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
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

彼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
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
齊臺達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
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
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既逢
知己所以勦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
盈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阼
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
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代

高祖以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
授封縣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周以二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弊
方登魏挾立行今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
四世且示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
昭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
鯨鯢自翦垂拱垂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
半辰之棘包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
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后

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
恒成石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
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業政
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翰
肝血迭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
不識忘諱謹陳由以管贊言芻蕘伏待斧鉞所陳
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

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

不能自給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公蒙
原者寡愚謂下赦書曾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
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
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
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士未之
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
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諫言以弘
言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請

南齊書卷之九
一
嗟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天地
六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
慶實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
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日彼
三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
請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二答
首所獻雜語於列聖之明規眾知之深軌

明守宰賞四訓立學校制齊禮廣開 貞館以接荒
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謹之懷夫賞四訓以懲守宰
飾館以待遐荒比自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
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
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
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齊斧木而已牀榻机案亦
加刻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守青冀二州
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
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

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
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亦不會何時嘗
覽書言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治理
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
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巨蛇於外祭秉欽識
所祖唯有言小鎮創為聖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
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一辦有抽劍
兩城之用梗禦塞旗之能徒以擊瓶小知名參
左命常心朝雨臨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

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
好惡色憎聲暮齒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
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
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
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
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
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
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賤達元二年
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

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隄勤績
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
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
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
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
四年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荆
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負將軍補長城令薛
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

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過太祖在淮上便自
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
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
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又見
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
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懸武
直髮指秦關疑精越漢渚秋風起寒草衰鷗鷺
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濤

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箔夜厲羽轄
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柵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
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
之聲款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
白日西斜恬源靚霧籠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
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
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
驚飈兮御汨淮流兮潏浚胡埃兮雲聚楚旃兮
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襄中之遊

春雕陵之迹泉恒換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杜文
恨萍上此七日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
徽初邑西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保銜便慰
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策以
保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
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為綏虜將軍山陽
太守清脩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
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保游擊將軍遷太祖
駟騎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為太祖太尉詔

議假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書讀本
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
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一即
位保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
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諡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為東莞令度
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
將軍素餐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
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為假都督巴州軍

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

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
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
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
操嘗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
飲良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
中州縣之簿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諱之子詵裴
祖命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從之嶺南護之食

而元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
誓曰弟常勸我危行三孫今果敗矣明帝初即
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
薛山女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
百一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
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
且我下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
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
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初執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署
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
羽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
上太祖在淮陰榮祖請附王保持之及明帝崩
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
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鶴言拜榮祖
登城西樓彈之無不皆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
安成王車騎中兵左監將軍元微末太祖欲渡

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上人豈不知
若軍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
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即有扣喜主門者公事去
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
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
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
軍在佐命勳勤前榮祖子二百戶以其祖舊封
封之出為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
右門郎永明二年為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

太守作大冢棺材盛伏使野人田天生王道期
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出口之者司奏免官削爵付
東治案驗無實見原為安陸王中丞諮議帶江
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內中遷持節督淮諸軍
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入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
正巴東王于響督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為逆榮祖
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三劉賓等孤負恩將大逼迫
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將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
省視以榮祖為知言八年卒年五十七子閑宋

李處初為威遠將軍。南新蔡太守。據河木山拒
丞相義宣賊以功封元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
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闕出守盱眙。領兵
北討薛道樹。破之。封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
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
。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封爵。舊加給
。領驍騎將軍。累遷。卒。光祿。六年七十
。宋明五年卒。謚定。坐祖從弟。歷生亦為驍
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婚。祖隆為

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奉城應
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石率性苛。不好行鞭
捶。與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克始基。霸業恩威。此被感
動。三。青。其。家。石。崔。劉。望。族。先。觀。人。雄。意。風。結。
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理
成合契。蓋帷幙之巨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謫。
假。秦。潛。躍。白。玉。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元。

南齊書卷之九

南齊書卷之九

南齊書卷之九

